

時文
天下

北村 讀本 另一 種 陽 光

北村◎著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看那，少年，
你是最獨特的那一個！

北村

時文
天下

北村 另一种阳光

北村◎著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另一种阳光/北村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 10

ISBN 7 - 5387 - 1982 - 2

I. 另... II. 北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0236 号

另一种阳光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567778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长春新华印刷厂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86 千字
印 张	14.5
版 次	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第一章 《》》

暖洋洋的春天午后，职校校长陈树林骑着他那辆半旧的自行车上了大街。他大约五十岁左右，在繁华的街道上毫不起眼，外表看上去和其他中年男子没什么区别，只是那双深陷于眉骨后面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与众不同。他在一个巷口停了下来，锁好车子，走进一家药店。

陈树林环视了一下店堂，问道：“请问有没有治疗胃溃疡的药？”

营业员拿出一盒药放在柜台上，说：“治胃溃疡目前就这个药最好了，德国进口的。”

“是吗？这种药好，那就来五瓶吧。”陈树林道。

付钱之后，陈树林拎着药走出店门，一抬头却发现自行车不见了。他四下张望，正好看见几个少年在不远处往一辆平板车上搬自行车，他的那辆自行车也躺在上面呢。

那群孩子的头儿是个半大的少年，长得瘦瘦高高的，脸晒得黝黑，一双滴溜溜乱转的大眼睛，嘴角挂着一丝故作老成的笑意，一望而知是个问题少年。

陈树林叹了口气，一边跑过去一边喊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！抓小偷啊！”

少年望了他一眼，神色并不慌张，对同伙说：“你们先走，让我来对付他！”

少年说着推起一辆被撬开锁的车骑上去，回头望着陈树林露出一口白牙笑笑，那意思是说，你来呀，追我啊。

平板车在少年的掩护下一溜烟跑了，陈树林只好盯住少年不放。少年故意骑得很慢，等陈树林追上来了，他脚下一使劲就穿到马路对面去了，路上车流如梭。少年在街那边向他招手，并露出一脸坏笑。陈树林让过汽车刚穿过马路，却见少年又返回马路这边来了。气得陈树林隔着马路大叫：“有本事你别跑，你给我站住，你这小偷！”

少年对他挤眉弄眼，做鬼脸，还挑逗地叫道：“你过来啊，不过来怎么抓我啊？”

陈树林气急败坏地嚷道：“你才几岁？就干这种事。”

少年不接他的话茬儿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干了什么？你说呀，你说我干了什么？我拿你东西啦？我掏口袋给你瞧瞧……我身上什么也没有。”

陈树林实在是跑不动了，他站在路边，扶住一棵树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少年露出得意的神情，学着电影上警察的口吻说：“你有保持沉默的权

利,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,你有权聘请律师……哈哈!”

那几个拉着平板车跑掉的少年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停了下来。

一个叫小六的孩子担心地说:“鱼头,你说王大龙会不会被人家抓住了啊?”

那个胖乎乎矮墩墩被唤作鱼头的孩子大大咧咧地说:“被一个老头抓住,算什么本事!走,我们先把单车拉到店里再说。”

陈树林不想放弃最后的努力,他想以情动人,说服对方:“小伙子,你年纪轻轻,干吗不上学呀,偷车是犯法的。”

少年甩着单车锁玩,爱理不理地说:“上学?人家都不要我了,我干吗还热脸凑他的冷屁股?”

职业的本能让陈树林追问道:“不要你?学校怎么会不要你呢?这不可能,今天不是在中考吗?”

少年不屑道:“不是读书的料,注定考不上的,老师把我们赶出来了,老家伙,你不是抓小偷的吗?管这个干吗?难道要给我申冤吗?”

陈树林很惊讶,自言自语道:“会有这样的事吗?”

少年晃着车锁,“你别跟我套近乎,想骗我上当抓住我是不是?你做梦吧,局子里的‘码子’都跑不过我。”

陈树林瞅准机会,一把抓住了少年的左手。少年也不示弱,用车锁在陈树林头上狠狠敲了一下,疼得陈树林大叫一声,捂着头蹲下身子,血一下子从他头上冒了出来。

少年恶狠狠地说:“再见了您呢!老家伙,长点记性,少管闲事儿。”

说完一溜烟跑没影儿了。陈树林捂着滴血的前额,望着大街哭笑不得。

职校教导主任苏文芳正在家里批改作业。她留着齐耳短发,身穿蓝色的罩衣,挺有知识分子气质,就是穿着简朴得有些过分了。听见敲门声,她起身去开门,不由得吓了一跳,惊呼道:“老陈,你这是怎么啦?”

陈树林露出一丝苦笑:“哎,倒霉,让一个小偷偷走了自行车不算,还赏给我一车锁把子。”

苏文芳凑近对方的伤口看了一眼,不无担心地说:“最好还是上医院瞧瞧吧。”

陈树林进了屋,说:“算了,还有一堆事情等着我处理呢,你这有没有药?给我包包就得了。”

“对了,这儿刚好有一包云南白药,我给你敷上,来。”苏文芳说。

陈树林叹口气,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。

苏文芳在给陈树林上药的时候,陈树林好像突然想起件事情,问:“我听说有些学校不让学生复习考试,赶走‘放羊’,真有这样的事?”

“你才知道啊,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,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,差生一律赶出校门,你这个新上任的职业学校校长,就等着当接收大员吧!”苏文芳笑着说。

陈树林气得拍桌吼道：“把孩子赶出校门，这是一个老师干的事情吗？我不要！我就不收，职业学校不是收容所！孩子有什么错？再差的学生也有学习的权利！哎哟！”苏文芳笑道：“瞧你，一有事就来气上火，疼吗？”陈树林摸摸头，把进门时忘了的那包药递给苏文芳。苏文芳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嗨，我的胃病好多了，还劳驾你这个大校长到处跑。”陈树林说：“你是教研主任，特级教师，往后你就是我的部下了，关心关心有什么不对？对了，苏雅监考还没回来吗？她对来职校工作有什么想法？”苏文芳道：“还好，就是对职校的环境太陌生了。”“我今天是特地来看她的，她是我上任后接收的第一个新老师，可不敢怠慢了人家。”陈树林说。

中考的第一天，偌大的考场一片肃静。考生们都在安静地答卷。苏文芳的女儿苏雅在考生之间来回走动。她突然在一个女考生的抽屉里看见了什么。她走上前去，低下头。

女生叫李梅，她有些紧张。鼻翼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苏雅伸手摸进她的抽屉，拿出一本英语单词本来。

苏雅扬扬手中的单词本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考生们一下子转过头来。另一个男监考老师走过来询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苏雅问：“你为什么把单词本带进来？”李梅连忙慌张地为自己辩解：“……我，不是。我……”苏雅道：“你不知道不能带任何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东西进考场吗？”李梅眼泪夺眶而出，“我，我……”男老师厉声道：“你给我出来！”李梅放声大哭：“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男老师反问：“你不是故意的？那是我故意的是不是？你本科的考试成绩被取消了。”

李梅悲伤地哭着，但双手死死抓住桌椅不肯走。

李梅悲泣：“我要考试，我不想走……你们饶了我吧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又一个老教师进来，“别在这里影响别人考试，快出去。”李梅哭喊：“不，我不出去，我要考试……求求你们，别不让我考试……”

突然，李梅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。

老教师有点不耐烦，“拉出去，像什么话？”苏雅去拉她，她抱住桌子纹丝不动。男老师只好上前，掰她的手，硬是掰不开。

李梅哭得全身颤抖：“求求老师，让我考吧……我，我不敢了，我真的没看单词本，求求老师……”苏雅和男老师一起掰她的手，李梅的手就像铆在桌椅上一样。这时又一青年教师走过来。

这个叫周兵的男教师是个戴眼镜的英俊青年，他微微一笑，对苏雅耳语道：“挠她的胳肢窝！”

苏雅伸手轻轻一挠，李梅不由得一松手，几个老师趁机把她拖出了考场。李梅大声哭喊着远去，凄厉的哭声扎得苏雅的心隐隐作痛。

就在离考场不远的一条巷子里，那帮偷车的少年此刻正在瓜分“战

果”。

王大龙嚷道：“今天我立了大功，要不是我把那老家伙赶走，我们就‘趟水’了。”

鱼头把一沓钱分到他手里：“行，今天你拿最多，要不是老子弄来平板车，你吃个屁！”

众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，然后每个人喜滋滋地分得一沓钞票。

鱼头说：“大龙，今天去你家打‘拱猪’好不好？”

小六道：“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人家爸妈正打架呢。”

鱼头爽快地一摆手，“大龙，你没地方去吗？那就到我家爽去。”

“算了，我还是去溜达溜达。”王大龙说着，离开他们，一个人上了街。

没走多远，他突然看见了李梅。王大龙心想，今天她不是参加考试吗？怎么一个人慢慢地贴着墙根在走呢，而且脸色是那么难看。

“嗨，李梅，你在这儿干吗呀？今天不是考试吗？”

王大龙上前和她打招呼。

看李梅一言不发，王大龙以为她不想说考试的事，就换了个话题，说：“我刚才看见你爸他们和工厂的领导在打仗呢！”

李梅仍然苦着脸一言不发。

王大龙自顾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说道：“我打了那狗屁领导一梭子，他哎哟惨叫一声，哈哈……”

李梅似乎根本就没听他在说什么，她突然哭了起来，声音很响亮，然后顺着墙蹲了下去。

王大龙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，很诧异地望着她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哭了一会儿，李梅站了起来，也不和王大龙说话，一个人慢慢往家里走去。

夜色渐渐降临，破败的工厂宿舍区亮着稀稀拉拉的几盏灯。全家人都在等着李梅第一天的考试结果，桌上几个简单的菜已经放凉了。李梅妈妈焦急地出门张望，正好碰见了女儿，她跑过去一把拉住女儿，李梅死劲地低着头，不敢和妈妈对视。妈妈把女儿拉进了家门。

李梅一进家门就伏在桌上哭起来，身子一抽一抽的，让一家人在一旁干着急。

过了好半天，一家人——爸爸、妈妈和奶奶才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拼凑出了实情。

李龙根实在忍不住了，咣当摔碎了一只碗，吼道：“我的天哪！你干吗要带英语单词本进去啊，我的祖宗！你带那个东西进去干吗？啊？你又不是考不上，你带那种东西进去干什么呀你！”

他冲向女儿，抓住李梅：“你要气死我是不是啊？……我和你妈都下岗了，你这不是给家里雪上加霜吗？你！”

他要举手打李梅,奶奶和妈妈一起冲上去。奶奶抱住孙女:“你敢打?你要打她我就打你,我打死你!”

李龙根还要打,妈妈也上前拉:“你疯了?你忘了吗?李梅能打吗?你给我放手!”

李龙根这才醒悟,痛苦地蹲在地上:“这可怎么办……老天哪……少了一科,你还上什么高中……”

李梅冲到父亲面前哭喊:“……爸爸,我,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李龙根骂:“你这混蛋……你这是害你爹呀,你考不上,叫我们从哪里弄钱给你上学啊,你说!”李梅满脸是泪:“我就是怕考不好才带本子进去的,可是我没有看……我怕考不上让爸妈花钱才带本子进去的……”李龙根摇晃着女儿:“你真糊涂啊,你学习那么好怎么会考不上,你怎么这么糊涂啊,小梅!你这不是……”“爸,我再也不敢了……”李梅使劲哭。

李龙根痛苦道:“不敢有什么用,你已经考不上了……我们又下岗,你读个屁书啊……”李梅妈也伤心地哭出了声。

忧伤苦痛之后,一家人无声地吃晚饭。李梅妈端上一碟炒鸡蛋,强打笑颜地说道:“来,小梅,吃吧,可不能饿坏了身体。”李梅却固执地去夹别的菜。

李梅妈道:“小梅,家里连买鸡蛋都没钱了,这几个蛋是特地为你考试买的,你怎么不吃啊。”李梅说:“我考完了。”李梅妈说:“考完了就更得吃了?吃!”

说着夹了鸡蛋放在她碗里,她却夹了放回,李梅妈诧异地又夹给她,她又放回。李龙根愣了愣,干脆把整盘鸡蛋倒进了女儿碗里。

李梅突然放声大哭:“我不吃,我没考好……我不想吃……”

李龙根大声嚷:“叫你吃就吃,你是要气死我是不是?我李龙根再穷,让女儿吃一盘鸡蛋还是吃得起的!连你也看不起爸爸吗?快吃,你快吃啊!”

李梅扑过去抱住李龙根,嗫嚅道:“不……不是,爸爸,我心里难过……”

李龙根也落泪:“考都考了,别想它了好吗?爸爸不怪你了。”“我对不起爸爸……”李梅又哭。

奶奶叹了口气,已是老泪纵横。

一路尾随李梅回家的王大龙在窗下,他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

陈树林看看天色已晚,觉得再待在苏文芳家里有些不妥,就站起身说:“那我先走了,苏雅回来,你告诉她一声就行了,就说我欢迎她到来。”

苏文芳说:“这孩子也真是,按说也早该回来了呀。”

正说着,苏雅一推门进来了,看见陈树林站在那儿,立即高兴得叫起来:“哎呀,陈叔,你在这儿啊?”

苏文芳故意虎着脸对女儿说:“陈叔在这等了好几个钟头了,你今天

怎么啦？”

“嗨，处理一个学生作弊的事情。”苏雅急忙抱歉，向陈树林做了个鬼脸。

苏文芳摇头：“现在的学生也是，动不动就作弊，我们那时哪儿敢啊。”

苏雅道：“今天这个女孩是作弊未遂，但领导判她这一科无效，她死拽住桌子不肯走，我心里也挺难过的。”

陈树林说：“小雅，你对学生还有这份心情，那我就没看错，你很适合到我们职校工作，因为在职校不但要有业务水平，更重要的是同情心。”

“陈叔，你不也是刚到职校嘛，就教训起我来了？”苏雅道。苏文芳连忙说：“小雅，别这样没礼貌。”

陈树林笑着说：“以后你就不能叫我陈叔了，要叫我校长，因为我是你的领导。”

苏雅调皮地说：“上班是领导，下班还是大鼻子陈叔！”苏雅又做了个鬼脸。

三个人都笑起来。

在外游荡够了的王大龙回到家里，一个人闷不吭声地躺在床上吃爆米花，看滑稽录像。他的父亲王喜正和前妻——大龙的妈妈在吵架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各不相让。

大龙妈天生大嗓门，昂着头嚷道：“怨我不管孩子，你才不管呢！你说这一年来你管他什么了？”

王喜反唇相讥：“大龙住在谁那里，你说？！你来看过他几次？”

王大龙一边看电视一边笑，他早就习惯了他们的争吵。

大龙妈得意地说：“住在这你就管他啦？哪一个月不是我过来送钱？你说你有什么钱养孩子？”

王喜从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：“你以为你那钱干净？你那是当舞女得来的，孩子还不要呢！”

“王喜！你别血口喷人！你再说一遍！”大龙妈气得大骂。

王大龙笑得更响了，王喜和他妈回头去看他，电视上滑稽录像早就演完了，在放什么讲座，但王大龙还在笑，显然是在笑他们俩。

俩人面面相觑。大龙脸一沉，跳下床，推开门走了。大龙妈跟着追了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大龙被妈妈硬拉进了麦当劳。妈妈买了一桌好吃的东西，足有四个人吃的量，然后望着他。

大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望着窗外说：“我不爱吃麦当劳，没有肯德基好吃。”大龙妈立即站起身说：“那我们去吃肯德基。”大龙冷漠地瞥她一眼说：“不必了，要去你自己去。”

大龙妈眼圈红了，说：“大龙，我知道你一直对妈妈有意见，可，可是，有些事情是一下子说不清楚的。”大龙瞪起眼睛，叫道：“什么东西一辈子也说

不清楚。”大龙妈被噎了一下：“嗯，你要理解妈妈呀……”大龙说：“是，理解万岁嘛，可谁理解我？”大龙妈说：“我呀，怎么说我还是你妈。”大龙冷笑道：“你不是又要生了吗？你不但是我妈，还是他妈，他妈的！”

大龙妈很难堪，“瞧你说什么呀？大龙，你说妈爱不爱你？一年来要钱给钱，要东西给东西，我是把什么都给了你。”“没有，爸爸没给我。”大龙面面无表情地说。“爸爸也爱你呀，我跟他离婚，是我们的事，但就是离了婚，”大龙妈顿了一下说，“也不会减少对你的爱，你看，我也常来看你，我爱你，你爸爸虽然对我不好，但他也爱你，我们都在爱你，这还不够吗？”

大龙霍地站了起来吼道：“不够！我不要你爱我，我也不需要他爱我，我要你们相爱，然后爱我！”说完，他推开门扬长而去，头都不回。

大龙妈呆了片刻，然后低声哭起来。

大龙妈在外转了几圈，没能找到儿子，想想又回到前夫家里。

王喜嘲讽地说道：“怎么，把儿子送走了，你干吗还回来？”

大龙妈从包里取出一沓钱放在桌上，说：“钱在这里，你看着办吧，看看把孩子送到哪所学校读书，这样下去他可要毁了。”王喜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拿回去，我有钱。”

大龙妈大声道：“你别在我面前装了，你我还不知道，赚了多少钱也会让你输光，这些钱你一个子儿也不许动，足够让大龙上最好的中学了。”

王喜道：“你这个女人总以为钱能买来一切，大龙就是上了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也没有用，懂吗？他是心野了，我打算送他上职业中学。”

大龙妈尖叫：“职业中学？他上职业中学干什么？那不是最差的学校吗？渣滓收容所，王喜，你不要害我儿子，我告诉你！我们都管不了的刺头儿职业中学能教好，我头让你砍下来。”

王喜说：“听说这所职高很不错。”

“王喜，你不要拿我儿子当试验品，我不会同意的，现在谁都望子成龙，考上考不上的只要有钱，都往普高送，而且专挑重点的，你却倒好，送儿子上收容所，职业中学能培养什么人材？最多只是个工人，我的儿子可不想当工人，你别害我儿子。”

大龙妈一口气说了好多。她还想继续说，被王喜打断了。王喜不屑地说：“你别自以为是，大龙也是我的儿子，你以为你这个妈妈的形象有多高大？你忘记了你给儿子多大伤害？你勾搭我朋友红杏出墙，大龙可是一清二楚！”

大龙妈没声了：“你，你也不是什么好货！”王喜说：“我们都别说三道四了，上学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决定。”“哼，我看他不上学最好了，大家都省心。”大龙妈最后甩下一句，愤愤地走了。

李梅有个智障的姐姐李芹，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中考结束后，李梅的就读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他们的面前。伤透了脑筋的一家人，时常围在一起商量这件事，但说来说去也没有好办法。

李龙根脸色严峻,带着几分伤感说道:“现在已经考成这样了,虽然没想到,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。”

李梅妈说:“没想到连普高线都没达到。”

李龙根道:“是啊,小梅的心理压力太大……我去了解过了,上普高,要交6000块钱补差费。”

李梅妈很发愁地说:“去偷去抢也抢不来那么多钱啊。”

“那你们就去偷去抢吧,反正我的孙女不能不读书。”奶奶开腔了。

李龙根道:“妈,你就别搅和了,你的孙女也不止一个,床上还有一个呢!我不能光顾了小梅,小芹怎么办?”

看着在床上呆傻坐着的小芹,李龙根的心都快碎了,但作为一家之主,此刻他必须挺住,只有挺过这个难关,他们这个家才有希望。

小梅激动地说:“我不读了,你们别商量的,我去打工。”

李龙根喝道:“混账!你在说什么?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上到现在,就是为了让你退学吗?”李梅妈望着丈夫说:“要不,我想办法再向亲戚朋友借借看。”

李龙根说:“治小芹的病我已经借过一遍了,没法开口了。再说,现在我们都没工作,连饭都吃不上,借了钱拿啥还啊。”

“那你总不能看着小梅辍学啊,你只要能借到钱,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工作,总有一天可以还清,可是你现在要是借不到钱,小梅就要辍学了,以后就再上不了学了。”李梅妈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。

两个月后,李梅上学的事仍然没有着落,她决定背着父母悄悄出去打工。可找来找去,人家都嫌她身体瘦弱,不肯雇佣她。最后,她只好先在一家小吃店里做做杂活。这天,李梅下了早市准备回家,在路上看见了王大龙,他正蹲在马路牙子上东瞅西望的。

李梅在他面前停住脚步问道:“大龙,你蹲在这儿干吗?”大龙抬头一看,没好气地说:“哦,是你啊,你问我干吗?等人找我打架呀。”李梅没弄明白他的意思,皱着眉头望着他说:“等人找你打架?什么意思?”大龙说:“赚钱呗,有人找我帮打架,我就收钱,按人头算,一次十块钱,超过三个人,一次三十块钱。”“你这不是当人家的雇佣兵吗?”李梅说。

大龙得意洋洋,“当雇佣兵好啊,你瞧,我就从来不需要父母给钱,我自己能挣钱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想穿名牌就穿名牌,你看我这汗衫,认得什么牌子吗?皮尔·卡丹!”

李梅羞涩地说:“我连上学都上不了了,我爸没钱让我上高中。”

大龙说:“赚啊,你看我是怎么赚钱的,那边有个学生出来了,你看我的。”

这时,不远处校门口有一个学生出来,大龙闪过去,把那个学生逼到墙角。这个学生名叫康文,是个身材矮小的男孩,面对凶神恶煞似的大龙,他露出胆怯的神色。

大龙盯着他,伸出一只手抖了两下,说:“洗钱。”

康文不解地看着他,看着他的手,说:“什么叫洗钱?”

大龙说:“你连洗钱都不知道?哈哈,就是你给我钱。你要不给我钱,你就等着瞧吧,你会活得很痛快,身体会很健康。知道吗?”

康文闷声道:“可是,我没钱。”大龙催促道:“有多少给多少,快。”

康文只好把裤兜都翻出来了。大龙一把从对方手上夺过钱,飞快地跑过来,拉着李梅往一僻静处奔跑。“你这是抢钱,是犯法啊。”李梅甩着胳膊,向他表示抗议。

大龙一笑置之,“你不干这个可以干别的呀,总之要靠自己。”

又是一个美丽的清晨,阳光刚刚洒满窗台。年轻的苏雅收拾停当,准备上班了。

苏文芳帮她抻了抻衣服,“今天是第一次到职业中学上班,要给大家留个好印象。”苏雅说:“妈,你是全国特级教师,我可做不到你那样,苏老师有几个呀。”“你就是苏老师,你不也姓苏吗?”苏文芳说。

苏雅有些担忧,苦着她那张漂亮的脸蛋说:“妈,听说职业中学里面全是些小流氓,我心里慌慌的。”

苏文芳摇头:“瞎说!都是些可爱的孩子,你这种想法可不对,小雅,小时候你不是老嚷着长大要当老师吗?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,你可得做好,你要是做不好,让我丢面子。”

苏雅吐了吐舌头,“原来你是为了自己啊,放心,我至少不会丢你这个特级老师的面,好了,我要走了。”

苏文芳跟着女儿走到门口,还是有点不放心,又补充了一句:“小心点儿。”

苏雅向妈妈招招手,骑上车子走了。

在一家小吃店门口,苏雅停了下来,打算进去吃点东西。

苏雅坐下来后对一个背朝她的服务员说:“来一碗热干面。”那个服务员说:“马上就到。”

不一会儿,服务员端着面条过来了,竟然是考场上作弊的那个女生,苏雅看着蓬头垢面的李梅,吃惊地说:“你不是……”

李梅也认出了苏雅,把面一放,转身跑出去了。苏雅顾不上吃,跟着追了出去。李梅毕竟是个孩子,没跑几步就让苏雅追上了。

苏雅拉住李梅的手不放,问她:“你怎么会在这儿?”

李梅倔强地甩着手,眼睛朝着别处,叫道:“都是你害的!你撒手,别拉着我!”

苏雅的心再次被扎了一下,她决定帮助这个孩子,因此紧紧抓住她不放。苏雅说:“难道你不打算再读书了?”

“没钱读什么书?不读了。”李梅斜眼看着她说道。苏雅说:“你可以上职业中学呀。”李梅说:“那里不是也要钱吗?没钱。”

苏雅说：“来，我们好好谈谈，好吗？”说着，苏雅拉着她进了另一家小吃店。苏雅叫了两份早餐，示意李梅和她一起吃。李梅望一眼苏雅，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苏雅说：“多吃一点，你出来干活，自己不吃早饭吗？”

李梅只顾吃，也不理对方，吃完打了一个饱嗝，才抬头说：“请我吃早餐，是因为害了我，良心发现吗？”

苏雅笑道：“你作弊倒有理了，换了另一个老师也会抓你的。”

李梅低下头说：“不是。我成绩一直很好的，就是怕考不好，才……我压力太大了。”苏雅说：“你上不了普高，可以上职高，赞助费会少一些。”李梅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爸我妈都下岗了，家里一点钱也没有。”苏雅思忖片刻，“……你先上学吧，钱可以先欠着。”李梅很惊讶：“欠着？谁帮我出钱？”苏雅肯定地说：“我。”李梅注视她：“你？”

“你不能再去小吃店干活了，这样会毁了自己，你应该马上回到学校去。”苏雅诚恳地说。李梅小声：“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苏雅说：“就照你说的，我抓了你，将功赎罪总可以吧。走，先去找你父母谈谈。”

说着，苏雅站起身不由分说拉着李梅就往外走。她们一路说着，来到李梅家。

李龙根没想到女儿会领着苏老师上家来，他不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是喜是忧，但在内心深处却生出了希望的火苗。

苏雅对李梅的父母说明了来意，她在他们眼神里看到了感激之情。苏雅说：“如果你们没什么意见，我就带李梅去报名。上职高没什么不好，有一门技术，一辈子受用。”

李龙根很惭愧，“苏老师，你是个好心人，你抓小梅作弊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怪我自己，我也想过让小梅上职高，可是我没有能力供她。我们素不相识，怎么好意思麻烦你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孩子不能不上学，就当你先借我的钱，让她报上名。”苏雅对李龙根说。

李梅倔强地说：“我不上职高，我要上大学！”

李龙根大喝：“小梅！你这么不懂事吗？你就是考上大学，我也供不起，快谢谢苏老师，去职高报名！”

“不说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学校。”苏雅知道时机已经成熟，便趁热打铁领着李梅和李龙根往学校走去。

职高报名处人山人海，许多家长领着孩子在打听学校的情况。他们吵吵嚷嚷问这问那，把报名处围得水泄不通。

青年老师周兵吆喝：“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们这是要把我挤成三明治吗？”

王喜押着儿子王大龙挤进来，对周兵赔着笑，说道：“我给我儿子报名，报的是外事与旅游专业。”王大龙在边上悻悻地道：“我才不读这服侍人的。”王喜厉声说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这时苏雅和李梅、李龙根走了过来。

苏雅对周兵说：“给她报个名，她的赞助费我来交。”周兵看了一眼李梅问：“她是你什么人啊？”苏雅认出他来：“是你？你也调这里来了？”周兵十分惊讶地说：“是你？你不是……抓……”

“先报名吧。”苏雅简短地说。周兵直愣愣地看她，弄不清楚她葫芦里卖的是啥药。

苏雅说：“看我干吗，报名啊。”

周兵仍然没有回过神来。王大龙见此情况来了劲，怪叫道：“来电了，来电了！男老师看女老师，一见钟情！”大家哄地笑了。

王喜狠狠拍了一下王大龙，说：“闭嘴吧你！”

开学前一天，新上任的校长陈树林召集全体教职员工开了个简短的会议。

在会议上陈树林开诚布公地对大家说：“我叫陈树林，不少人已经认识我了，我刚到职高，没有经验，希望大家配合帮助。我来这里是学习的，我如果学不好，你们开除我；如果学得好，甚至超过了你们，你们就要听我的。任何事情在决定之前，我会先听大家的，允许大家充分发表意见，可是一旦决定，就不能更改了，要听我的。谁进步听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学习。大家一起学习，共同进步，我的报到会到此结束，散会！”

大家没想到会议这么快就结束了，面面相觑。陈树林又说一遍：散会。大家这才起身往外走。一边走一边议论。

“新校长牛啊，会议全长五分钟，真是破天荒。”

一位叫丁伟的教师凑近副校长傅春兰耳边说：“副校长，这新来的校长很不给面子啊，不让你讲两句就散会了。”

傅春兰表情深沉、心烦意乱地道：“去去去。”

周兵很自然地走在了苏雅身边，很自然地套着近乎：“苏老师，想不到你也调到这里来了？我是刚毕业来的，中南师大数学系，你呢？”

苏雅笑笑，说：“我已经工作一年了，从十四中调过来的。”周兵有点惊讶地说：“十四中好哇，你怎么会从好学校调到这种学校来呢？”苏雅道：“我妈妈是这学校的，她快退休了，叫我过来接她的班。”周兵问：“你妈妈是谁啊？”苏雅说：“苏文芳。”

周兵恍然大悟地说：“你妈妈是教研主任，特级教师！原来你是名门之后啊。”

开学后不久，苏雅就尝到了苦涩的滋味。这里学生来源庞杂，基础很差，和她原来所在的学校简直没法相提并论。

每天，在她到来之前，教室里总是乱成一团。她一进教室就觉得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。这天，苏雅在教室远处就听到了里面发出巨大的喊叫声，她加快步伐走过去，正好看见王大龙在课桌上练跳远，大家拍手。在她进去

时,他的最后一跳发出一声巨响,一张桌子裂开了。马玉发出尖叫,孙小雅捂住耳朵。只有李梅旁若无人、一声不吭地在一旁看书。苏雅看到这一幕,很是生气,她大声叫道:你们在干什么!这里是教室,是课堂!学生们依然吵闹不止,根本不理她。苏雅想了想,径直走到大龙面前,鼓掌。

大龙愣住了,说:“你鼓掌干什么?”

苏雅大声说:“你很有力气,把桌子都蹬裂了。”

大龙油里油气地说:“谢谢夸奖!”然后上上下下瞧遍苏雅全身,夸张地说:“哇,好性感哦。”

全班大笑。苏雅有些难堪。但她控制住了,索性在大龙面前坐下来。

大龙有些紧张,问:“哎,你要干什么?”苏雅和气地说:“和你聊天啊。我想问问你,你为什么不爱学习?”

大龙说:“我当是什么事情呢,我是过一天算一天,走到哪里算哪里。你就别管我啦。”

苏雅耐心地说:“你这样对得起你父母吗?你不好好学,以后怎么回报他们?”大龙拉长声调怪声怪气地说:“天下最无私的不就是母爱吗,还要我们回报?”

“未来竞争激烈,你能一辈子靠父母吗?你父母不在了你怎么办?”苏雅说。

大龙说:“不行,大不了就去死。”苏雅感到非常震惊,于是问:“死?怎么死?”大龙笑咪咪地说:“死的方法有很多种啊,不告诉你。”

苏雅挺直身子,说:“那我告诉你,你看看街上。乞丐趴在地上要钱,一分钟不知磕了多少个头,可还是没人丢钱给他,为什么?因为他太年轻。”

大龙哼了一声:“为什么不能乞讨,乞讨也是一种生活。”苏雅气极了,大声说:“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?”“你输了,你讲不过我。我宣布,现在下课!”大龙脸都笑歪了。

从苏雅走进教室开始,校长陈树林就一直站在门外,始终没有进去,他神情专注地听着教室发出的声音,听着师生之间的对话。

下课铃还没响,苏雅就闷闷不乐地走进办公室,气愤地把书往桌上一掼,说:“这些孩子真是没法教!”

周兵赶忙过来问道:“苏老师,怎么啦?”

苏雅忿忿然地说:“我讲不过他们,没法教。”邻座的教师肖华道:“知道厉害了吧?还早着呢。”丁伟调笑道:“苏老师,请我吃饭,我教你几招。”肖华不屑地道:“你除了硬碰硬,还能有什么办法?”

“当然了,就是比谁硬嘛。”丁伟一拍胸说。

周兵晃着脑袋很自信地说:“我就不信治不服他们。”

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着,这时,苏文芳走了进来。

肖华故意道:“苏主任,你女儿吃不消了,被学生气跑了。”

苏文芳说:“我可帮不了她的忙。小雅,学生怎么闹你也要把课上完

呐。”

苏雅说：“学生宣布下课，我还怎么上课？”

周兵怀疑地说：“啊，还真有这种事？”

夜色阑珊，华灯初上。苏雅在男友赵林的一再劝说下，和他一起出了家门，他们来到一家咖啡厅。这里灯光昏暗，没几个客人。低低的音乐，让人颇有几分醉意。赵林想和苏雅坐在一张并不宽大的沙发上。

苏雅往中间一坐，赶他到对面去。

“小雅，让我坐坐嘛，好久没亲热亲热了。”赵林哀求道。苏雅说：“别惹我啊，我今天心情不好。”赵林问：“怎么啦？刚上班就不顺心？以后怎么办？”

苏雅叹口气说：“你是没见着，那帮学生……当堂就跟我辩论起来，一套一套的。”

赵林无可奈何地坐在了对面，说道：“谁叫你去职高的？当初你非听你妈的不可，我怎么说你都不听，现在吃苦头了吧。”

苏雅杏眼圆睁，说：“这跟我妈没关系，是我自己要去的。”“哑巴吃黄连，你就自己往里吞吧。”赵林露出得意的神情，故意气她道。

苏雅感到很委屈，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说话别这样尖酸刻薄好不好？”

“这叫咎由自取，当初就应该听我的，不但职高不能去，普高也不能去，当老师有什么出息，我生意做这么大，给你找个舒舒服服的好工作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？”

苏雅说：“别提你那生意了好不好？我就烦在你的公司里上班。”

“你可以不在我公司上班，我的朋友多得是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嗨，我知道你这都是中了你妈的毒，她是全国出名的老师，可那是付出什么代价换来的？一身病，穷困潦倒，凭她的经验和水平，公司月薪一万都聘不来，活该这辈子没享福的命。”

苏雅烦了，“你别老提我妈好不好？”

赵林说：“我不提你妈行吗？她是直接责任者，自己为党兢兢业业也就罢了，还要把女儿搭上。”

苏雅说：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赵林说：“怎么没关系？你就要成我老婆了，我不关心你谁关心你？”

苏雅起身就走：“老婆？美得你！不跟你说了。”说着起身出门。

赵林追出去喊：“喂，等等我，我开车送你回去！”

苏雅出门打了辆的士，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第二章 《》《》

第二天，苏雅心里不安地走进教室，里面还是乱哄哄的。

苏雅问：“又怎么啦？”李梅着急地说：“苏老师，不好了，大龙又跟人打架了。”“他在哪儿？”苏雅问。

孙小雅报告：“他和高年级的人打架，高年级的拿了两把刀，正追他呢！”苏雅大吃一惊，“啊？！”地一声，赶紧跑了出去。

大龙这时正在慌里慌张地敲厨艺班的窗户，示意他的好朋友吴天宝出来。厨艺班正在上课，吴天宝慢腾腾地走出来问：“什么事？我在上课呢。”

“天宝，有人在追我，你有没有刀？”大龙急切地说。吴天宝说：“我怎么会冇刀？”

大龙嚷：“我要被人杀了你都不帮我？你是厨子怎么会没有刀？给我两把刀！”

吴天宝仍然摇头。

大龙咬牙切齿：“天宝，我×的！”说完跑走了。

苏雅和周兵在校园里四处搜寻，却始终不见王大龙的身影。两个人既紧张又疲惫，但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。连他们自己都觉得，他们的行为不像个教师，而像抓流氓的便衣警察。

这时，李梅也跑了过来，说：“苏老师，苏老师，大龙买了催泪瓦斯，正在喷人呢！”

周兵惊讶：“啊？催泪瓦斯？”

苏雅一把拉住他。“快走！”

两人跟着李梅跑到操场。只见眼前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挥舞两把刀咆哮着，大龙狂喷催泪瓦斯，高年级学生在大龙催泪瓦斯的袭击下，终于扔下刀落荒而逃，大龙捡起刀猛赶直追。老师们都赶来了，却无法上前阻止。催泪瓦斯的残液还在空中飘舞着，引得大家不停地咳嗽。陈树林拧了把湿毛巾，径直走到大龙面前。面对校长炯炯有神的目光，大龙握着催泪瓦斯的手发抖了。

“怎么不喷了？喷啊。”陈树林镇静地问。

大龙噤声：“我……我不是要喷你的。”他手一软，扔下了催泪瓦斯。

大龙的父亲王喜在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了学校。在校长办公室里，他在起劲地打着大龙，每打一下大龙就闪一下，总是打不着。急得王喜大骂不止。

王喜真是绝望了，对大龙吼道：“你是不是想杀人？你要坐牢吱一声，